

尤无曲:山水画大师 创“笔墨水融”说

□陈凡



尤无曲



尤无曲画作

名与南通

尤无曲(1910—2006),江苏南通人。诗书画印兼擅,绘画生涯90余年,首创“笔墨水融”说,且精通盆景园艺。

尤无曲5岁时,就对绘画发生了兴趣,常在地上、墙上涂鸦。现在我们依旧能在一些大型画册中见到尤无曲那时留下的一幅童年画,其绘画天分可见一斑。

尤无曲出生时,“中国近代第一城”已初具规模。他本人也是在张謇创办的幼稚园、小学、初中以及南通师范学校求学,这些在当时都是全国有名的学校。尤无曲192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黄宾虹等大师。1940年,复拜陈半丁门下,主攻山水,兼习花卉、篆刻。

尤无曲一生举办过四次画展。1941年初冬,32岁的尤无曲在北京稷园(今中山公园)举办第一次画展,

那时他正寓居北京,从国画大师陈半丁习画。学画数年,渐有所成,老师嘱其举办画展,并亲自张罗筹划,所展120幅均由老师题署。国画大师齐白石等纷纷到场,一向吝啬的白石老人还掏腰包以很高的价格购藏展中的山水画《纤夫图》。事后齐白石又亲为之写润格,以示对后生的奖掖。第二次举办个展已是46年之后,地点就在尤无曲的衣胞故乡南通。此40余年虽历经动荡岁月,但尤无曲研画之心不改,从闻名沪上的“云起楼三客”之一,到返回故里在南通医学院画人体解剖图,老先生走的是一条隐逸之路。年逾古稀之后的1979年至1982年,尤无曲三上黄山,虽山崇岭峻,但他心境豁然开朗,心中的山与自然的山互相交融,画风由写实转为泼墨大写意,形成苍润自然、绵厚空灵的风格,故而此次个展令乡梓振奋不已。第三次个展正处世纪之交,先生年已九十有一。与前两次所不同的是,这次画展同时展示了先生的另一艺术大成——盆景,从而使“曲园盆景”走出深闺,为世人所识。2001年,

由南师大美术学院与江苏省国画院艺委会联袂举办的“尤无曲国画盆景艺术展”在江苏省国画院美术馆揭幕,同时举行了“尤无曲国画艺术研讨会”,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会。

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尤无曲的“笔墨水融”已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细审其创作,笔与墨会,墨与水融,即成氤氲,笔墨变以往反复积、染、皴、点的老辣深厚为一种从容淡定、和平静穆,似乎没有了以泼为主或以写为主的区别了,其泼写浑融、泼墨破墨浑融,前景中景远景浑融,又不失丰富的变化,纯是圆融合化之境。在尤无曲的笔下,一切都松活融通了,仿佛一切功力、技巧、匠心、人力等完全消失了,喷薄而出后只剩下一个大大的观念——笔墨水融。他将中国画用水的实践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开创了泼墨山水的新境界。中国画艺术在20世纪发展至21世纪时期,涌现出了像尤无曲这样的艺术大师,充分证明了中国画艺术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2005年,央视《人物》栏目播放《水墨大师——尤无曲》,同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有《荣宝斋画谱尤无曲绘山水》

《尤无曲画集》《近现代篆刻名家印谱丛书——尤无曲》。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艺术巨匠系列丛书——尤无曲》。这些作品被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收藏。

尤无曲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坚持发展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形成了他独有的“和谐文化观”。这种和谐文化观,使他在长达97年的生命里,“不与时人争名”,从而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研究与创作,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他所倡导的“笔墨水融”说,在讲究笔、墨、水三法运用的同时,强调一个“融”字,让诸艺术元素和谐共处在同一个艺术时空里,形成整体的和谐而又物物鲜明,虽微亦显。

2019年10月24日,《天心月圆——尤无曲艺术大观》在南京金陵艺术馆盛大开幕。这次展览是尤无曲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画展,涵盖尤无曲长达77年的代表作32幅。

南通城里有一条流淌千年的濠河,濠河上有一座桥,不长却被叫作长桥。长桥向南不远,就是南通光朗堂尤无曲艺术馆所在。这里长年免费开放,以向世人展示尤无曲先生的生平和艺术。



江海风物

巴雨草

□孙同林

巴雨草的名字,充满了泥土味儿,就如同当年农家孩子的小名狗蛋、二娃、小花一样憨厚朴实。巴雨草,学名巴根草,又名铁线草、蟋蟀草等,禾本科植物。在我们如东乡下,人们更多的是叫它巴雨草,这种草既耐涝又耐旱,旱地上长的,人们就叫旱巴雨,长在水里的,就叫它水巴雨。

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春天你发芽,夏天你长大,叶茂根劲壮,节节往前扎。巴雨草正如歌中唱的一样,它能够节节生根,就是把草连根拔了,只要地里留下一个节,它就会巴在那里的泥土上,枝上生节,节外生枝,一节一节往前扎。巴雨草的能力是:巴在路上雨天不滑坡,巴在墙上墙基不坍塌,巴在河坡河床不滑坡。

我的老家在一个原上,原上泥土都是黏土土质,阴雨天出门,一段路走下来,两脚沾满烂泥,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地重。雨天上学,出门的时候父母必是要叮嘱,走路边,走巴雨草上。因此,阴雨天我们上学放学,下地采猪草,总是专拣路边有巴雨草的地方走,被雨水浸润过的巴雨草既滑又柔软,光脚走在上面,就像是踩在地毯上一样舒服。

巴雨草曾经是鸭鹅的美食。鸭子和鹅们喜欢沿着有巴雨草的路悠然地踱步,它们一边走一边低头啃噬路边的巴雨草,巴雨草就是这样地贱,你今天将它咬断了吃掉了明天又长了出来,就这样,巴雨草在喂饱它们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一次升华。

巴雨草是冬天羊们的好饲料。冬日,河坡上的巴雨草头草叶枯黄了,但它们的根茎还是青的绿的,用小铲将巴雨草铲回家,倒在羊圈里,羊从草堆里寻找青绿的巴雨草茎慢慢咀嚼,那些草叶草根,一层复一层,经羊的踩踏,又在上面撒尿拉屎,过一段时间,起出来运送到大田里,成了稻麦的好肥料。而路边的那些被铲掉的巴雨草,因为有无数根茎留在泥土里,“春风又生”,几场春雨过后,它们便又放出一地绿茸茸的嫩叶来。

农人不太讨厌巴雨草。因为巴雨草多生长在路边、河坡等空地上,不会跑到农田里去破坏农作物生长,而且,它们不粗壮不窜高,长在路边不影响交通,还可以起到防滑作用,它甚至于还有一点保护生态的能力,小田埂是农人常走的地方,如果不是巴雨草的保护,可能早就被他们的脚踩踏得不成型了。小田埂通常比大田高出一些,大雨袭来的时候,有巴雨草的保护,泥土就不会泻入农田,田埂就不会坍塌。

农村里流行着一些关于巴雨草的俗语,这些俗语既赞扬了巴雨草的可爱,又表现其与世无争的性格,“交个巴雨草朋友,下雨天还能巴滑呢”,形容交低微朋友的好处。“走巴雨草拄拐杖——稳而又实。”行走在巴雨草上,本身就已经很平稳,再拄上拐杖,保险系数就更大,更为安全了。

还有一句以形容慢性子话多的人,说这个人“抓住巴雨草都要谈三天”,尽管这个俗语有点夸张,却形象地体现了一个人们都不乐意接近的“啰嗦嘴”,只能去跟巴雨草倾诉衷肠。

生就矮小的巴雨草,生生世世都匍匐在大地上,也不曾见它有过果,它把功夫和心思全都用在地下,伸展着它那细长如竹节般的手臂,每伸出一截,就扎下根须,犹如一根根钉子,深深地将身体钉在大地上。地面之上,枝节纵横交错;地面之下,根系四通八达,密密匝匝,且多层互交,扯几根草头,很难拔起来。当被人们铲除的时候,它也不生气,不悲哀,一旦有了机会,就会重展旗鼓,努力扎根,奋勇向前。

也许我是天生的乡土命,交的多是巴雨草一类的乡土朋友。我自觉巴雨草对我亲,在生活中,它为我提供方便,让我在前行的路上少跌跤,在泥泞中脚步走得更轻松更稳健。所以,我愿意为巴雨草说几句话,甚至要赞美它。事实上,老作家汪曾祺在散文《花园》里曾写到过巴雨草,这是一首童谣:“巴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汪老是个乡土迷,他迷恋乡村,迷恋故土,迷恋巴雨草这样一类的低微人群。

今日的人们在筑公路、修水渠、造宅基的时候,常常在空处覆盖上一层巴雨草皮,这些巴雨草便成了保护层,纵使水流再急,雨水再大,冲刷再刷,也休想冲走它们身下的泥土。

巴雨草们节中生节,节外生枝,节节生根,它是巴望着农人的生活节节向前,节节甜美呢。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民国时期南通的碾米、制粉、榨油业

□程太和

史海回眸

南通粮油加工业历史悠久。民国时期,南通粮油加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唐闸一带。

碾米:封建朝代碾米用石臼舂米,以后发展到手推、牛拉石碾碾米,与之配套的有木制手摇风箱,将米和糠分离。清末民初,南通农村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碾坊,有的城镇也有碾坊。1916年张謇等人发起,在唐闸北市(今北川桥)创办大达公电机碾米公司。机器设备有德国造的碾米车6部,砻谷机8部,用14匹马力的马达带动,每日出米300石。1920年,在唐闸中市开设顾明记碾坊,设备为两头骡子、一个石碾。采购稻米,专碾酒米出售给糟坊。后陆续购置16匹马力引擎、32匹马力柴油机,增加生产能力,日产米300多石。1930年改名恒益明碾米榨油厂。到1938年3月南通沦陷前夕,唐闸的机

米厂(坊)有:大达公、恒益明、恒益公等12家。南通沦陷后,除大达公、恒益公等机米厂由职工外面经营外,多数企业停业或歇业。抗战胜利后,有鼎生和、德恒昌、裕和等机米(油)厂开设。1949年2月,南通解放后,由于急需粮食支援前线、支援新解放区的大中城市,机米厂的加工任务增大,又增开了泰和公、永隆吉等机米(油)厂。1950年工商登记,南通市有天益、仁昌、新通等机米厂21家,年生产能力8411万公斤,实际生产4806万公斤。

制粉:南通早期磨粉一般用石磨、手臼、脚臼冲制,工艺简单,制取方便,出粉率约70%。所出之粉与机制面粉比较,色黑粉粗,加之石磨磨麦每日不过一二十石,出品少而成本高。1901年,徐翔林在张謇支持下,集股在唐闸创立大兴面粉厂,利用大生纱厂多余动力,用石磨磨制面粉,日产460包(每包22公斤)。因经营不善,不久即停业。1909年6月,张謇等人重新组建,改名复新、永丰两个机器面粉厂外,还有磨坊代客加工或自营面粉。1943年南通

面粉业同业公会会员登记的有张盛顺、利民、集丰等43家。1949年2月南通解放后,面粉业职工组织了复工委员会,为国家加工面粉,支援解放军南下。

榨油:解放前,南通居民食用的植物油主要为地产的大豆、菜籽、棉籽、芝麻、花生加工的油类,大多由散布在城乡的油榨作坊加工,至今尚有某油榨、油坊头等名称留于地名之中。1901年唐闸始建广生油厂,两年后投产。用大生纱厂等厂(场)轧出的棉籽为原料,生产棉油和棉饼,年耗棉籽约5万石。30年代前后还生产豆油、花生油。1925年唐闸顾明记碾坊(后更名恒益明)增设榨油车间,日产豆油1000斤、豆饼2240片(每片5斤)。1928年8月,南通县油坊业公会成立。1931年,南通县油坊业公会有恒益明、罗信记、福兴源等会员单位40多家。日军侵占南通期间,实行粮油管制,南通食油生产被日伪控制,小型油榨坊濒临关闭,居民食用油严重缺少。1950年工商登记,南通专业油厂有广生、德顺和、天顺协记等12家,油米混合厂37家,共有榨油箱488部。

白蒲吴、姜金石世家联姻录

□彭伟

历史人物

明清以降,江苏如皋(旧称“东皋”),南通地区,文风昌盛,印人辈出,故有黄楚桥《东皋印人传》。此书仅录东皋印人28名,《随山印稿》著者吴彬,就未曾入选,遂鲜有人知。幸有《东皋印学史》专家刘聪泉,于私人藏家处发现《随山印稿》,又据《白蒲镇志》,挖掘出部分史料,撰有《清隽存朴吴随山》,录入《东皋印学》。《清隽存朴吴随山》主述《随山印稿》,至于吴彬家世、生平、画作等,未有深入钩沉,殊为可惜。近日,笔者翻阅《巢云阁诗钞》《快园诗话》,如皋白蒲《吴氏家乘》《沈氏宗谱》诸书,其中涉及吴彬

家学、传记、遗画等,《东皋印学》均未提及。有鉴于此,通过整理爬梳上述古籍,笔者略述吴彬的家族、生平及其绘画与金石作品,一补乡史,二惠印林。

纵观《吴氏家乘》,白蒲吴氏乃书香世家,多与官宦世家、书画金石家族交游、联姻。吴彬前三代人中,吴氏族人与印人结缘的特征,尤为特出。吴翀(1681—1749),与吴彬同支,第十三世,雍正癸卯科选拔贡生,历任武清等地知县,署霸州知州。清代名宦、书画家、篆刻家董邦达与吴翀有“教习同年之雅”,故而为《吴氏家乘》撰序。与地方望族交往中,白蒲吴氏与如皋胡家(胡瑗家族)、冒家(冒襄家族)、许家(篆刻家许容家族)、白蒲顾家、姜家、沈家,均有联姻。其中与姜氏联姻,最为频

繁。《东皋印人传》中,白蒲姜姓印人最多,占据三席:姜任修(康熙六十年进士)、姜恭寿(乾隆六年经魁)、姜鹿寿。姜任修长子姜恭寿与吴彬同支十三世吴东田次女,结为连理,湖广总督唐绥祖(1686—1754)有文记述,吴东田、吴翀、姜任修、姜颖新诸友,于白蒲结社吟唱。姜任修还出访吴家,赋诗一首《吴东田半屋》。姜颖新(1675—1736),字文庸,号至山,如皋县白蒲人,雍正元年进士,任天津河道、直隶按察使等职。姜颖新实为姜任修堂兄,与吴彬家族关系也很密切。吴翀四子吴舒堂娶姜颖新的女儿为妻,生有两个女儿,又分别嫁给姜宣和、姜复基。姜复基乃姜颖新孙子。频频联姻,姜颖新为《吴氏家乘》撰序作传。吴彬重修家谱时,又将姜颖新的序文、传记一一保留。

姜恭寿也与吴氏族人结社雅聚,曾作